

百戰功高黃克強 (五)

蔣君章

留守南京整理軍隊

民元四月一日，孫先生解除臨時大總統職，由袁世凱接替，結束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爲了掩飾其抗拒至南京就職之罪惡，先命唐紹儀爲內閣總理，在南京接受參議院的通過。其國務員及各部總長人選，大家最矚目的，就是陸軍總長。

自陳其美表示陸軍總長應有之資格後，各方紛紛請先生留任，當時通電要求者，社會團體有民國協濟會等，軍界有徐紹楨王芝祥顧忠琛段祺瑞、段芝貴等，一時成爲報紙之熱門新聞。段祺瑞與段芝貴爲袁世凱北洋軍之死黨，其作此表示，那是惶惶作態，亦足以見與情之不可不順而已。惟陸軍總長一職，袁世凱曾堅決表示，若非改由段祺瑞繼任，則總統將不可爲，故先生之不能蟬聯陸軍總長，乃爲全局。但袁世凱鑒於民黨如此行動，而不能過分冷淡先生，乃發表先生爲參謀總長，未既，又改任徐紹楨而以先生爲南京留守，負南方軍隊整編之職，袁世凱對先生顧忌之深，由此可知，袁世凱二月二十九日的命令是這樣說的：

「任命黃興爲參謀總長，此令」。又令云：

「兩江一帶，軍隊衆多，事體繁重，參謀總長黃興，威望素著，情形熟悉，特任統轄佈置。現值建設肇始，時艱孔殷，該總長素顧大局，務當力爲其艱，爲國民前途謀幸福，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新法令）

按參謀總長主管全國作戰計宜的主管長官，就國家來說，元首是國家的陸海軍大元帥（當時空軍尚未成軍），而參謀總長便是大元帥軍事方面的幕僚長，德國即稱爲最高統帥，那是在首都工作的。但是袁世凱深忌先生得知北京的軍事內容，不欲先生至京服務，故其補充命令，明定先生的工作地點在南方。先生得命令後，對參謀總長一職，堅辭不就，但對集合的新軍，不能不有所安置，所以他的辭職電報

「袁大總統以興繼任參謀長，……已覆電力辭。至兩江一帶軍隊，維持整理，刻不容緩，以負我軍界同胞。已商請唐總理妥定辦法，務使南方各軍隊布置得宜，各安其所

。俟佈置大定，始行告退，以遂初志。」這是先生爲了抱澤的善後之苦心。袁世凱對先生不就參謀總長，可謂正中下懷，但是南方軍人一個都不加入新政府，究竟是一件說不過去的事，乃以徐紹楨（時爲南京衛戍總司令）繼任，而以先生爲南京留守，徐亦力辭，遂以黎元洪暫兼。

先生對南京留守一職，義不容辭，即日就職，成立留守府，以李書城爲總參議，陳鳳光爲祕書長，並設軍務、參謀政務副官、總務、軍械、軍需等處，並有軍官學校校長，入伍生總隊長，四路要塞司令、憲兵司令、軍需學校校長、測量局局長、金陵機器局局長、巡警總監、南京知府等官職。依照南京留守條例的規定，留守直隸大總統，財政權歸於財政部，人事權歸於江蘇都督，而其職務則爲「維持整理南京各軍及南京地面之責」，真的負責而無權，處處牽制，他的工作，真是艱難之至。

其時，南京軍官，有軍長七人，師長三十六人，旅長五十一人，軍隊人數，號稱三十萬。顯

然的，這些番號，有不情之實之處；這些部隊有龍蛇混雜之處。如果當時部隊的實力，實有如此龐大的人數，則北伐何愁不成，孫先生亦何致讓大總統給明知其為今日曹操的袁世凱？先生對於如此良莠不齊，名目繁多的雜色部隊，處理之困難，我們可以想像得之。但是先生是有決斷心，有具體辦法的，他首先決定兩大原則，即改編與遣散。凡具革命意識之部隊，則充實之；凡名額雖多而空缺太多既無戰績又無訓練者遣散之，其軍事幹部能耐勞苦，曾受訓練而有進取心者安置之，或給予繼續求知之機會。留守府中設有軍官學校，軍需學校與入伍生總隊，其用意亦即在此。

先生保留革命種子的苦心，至此更為明顯。而其更值得注意的，則為模範師的組織。這個師的骨幹，是湘軍趙恆惕部與廣西的巡防軍，合成第八師，當時稱為模範師。原任司令趙恆惕與陳裕時均任旅長，而以陳之驥為師長。陳之驥者士官畢業而加入同盟會，為丈夫團之一分子，並為馮國璋之婿。馮國璋本為袁世凱最重要的軍事高級幹部，其寵信地位尚在段祺瑞之上；但自攻陷陽夏以後，由於馮國璋表示對清室之忠忱，而以段祺瑞代之。故先生認為以陳之驥為師長，有其岳父支持，將來不致被免，有兩旅長為之股肱，不致有何反動，這是煞費苦心之一着。先生並曾表示：「馮華甫如致命民國，將來可為民國總統，幸勿做一姓家奴。」（趙恆惕往事記）

南京編整軍隊告一段落後，先生赴上海，與國務總理唐紹儀協商要公，這是四月九日的事。但在十一日的夜間，駐寧敵軍與匪徒相勾結，發

生兵變，北門橋一帶商店，遭受劫掠。這固然是軍隊不守紀律的一件極堪痛心的事，但是留守府經費由財政部發給，而北京財政總長熊希齡竟仰袁世凱的鼻息，南京軍餉，分文不發，以致部隊中連稀飯都喝不成，也是一個莫大的因素。留守府總參議李書城曾記其事云：

「當時最感困難的問題，是南京擁有十餘萬人的軍隊，軍費沒有來源。熊希齡在上海時，曾允俟到北京就財政總長職以後，即撥匯軍費到南京來。但他就職以後，分文不給。……我曾用南京留守府總參議名義，公開指責他的失信，他還是不理。我不得已，只得把南京軍隊的伙食，從乾飯改為稀粥，以後連稀粥也不能維持了，乃將南京城的小火車向日商抵借二十萬元，暫維現狀。某夜，江西軍隊愈麓所部突然譁變，在南京城內肆行搶劫。經請廣西軍王芝祥軍長派隊鎮壓，到天曉才平定。……」（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

由此可見此一兵變之形成，實為袁世凱對南京留守府的一貫陰謀。先生在滬聞訊，立即趕回，並向北京政府引咎辭職，請求嚴加處罰，袁世凱自然還在假惺惺的一套，加以慰勉了事。

同盟會以政黨的組織，完成推翻滿清政府的功業，於是鼓勵各界不知政黨為何物的野心份子，競相組黨，以致各式各樣的政黨，紛紛成立，如不法軍人組成之「大公黨」，「青幫」首領組織之「青紅幫改進黨」，無賴們組成的「漁業統一黨」等，名目繁多，不能悉舉，先生本深惡痛

絕之。會江蘇都督程德全發起政見商榷會，已請先生主其事。先生乘此機會，函覆程德全，對政黨組成的條件與不法政黨組織之為害，痛加指斥。函云：

「民國肇造，各處人士多倉卒聯合，競立黨派，邀集一切學識經驗不相等之人，合為一羣，對於國家，無一定政見，故黨派愈覺紛歧，往往以「二人之濁見，蠱惑多人，互相排擠，有一重大問題出，專攻他黨，不問是非，除排擠外，幾無所謂政黨之解決。竊查各國政黨，皆由各個人獨立自由之意見，擇其相同者結為一團體，平日研究均有一定不移之方針，決非他人之所可奴使；故一旦立身政府或被選議員，全國皆知其必有何種議論，世界皆測其必有何種政策。蓋其初本因政見而為黨，非臨時以黨而為政也。以黨為政，其弊專橫而無理，他黨又必效尤而加甚，貽誤國事，實非淺鮮。……使長此不改，復至是非倒置，別人之藉政黨以立國者，吾國且因政黨而召亡，豈不可痛！」（黃克強先生函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引）

先生對於當時亂七八糟之政黨的紛立，真可

以說慨乎言之了。

袁世凱對於民黨之擁有軍隊，尚有數省的都督，處心積慮要加以削弱。對南京留守府的陰謀，已如前述。到了四月二十五日，國務院下令全國，頒發統一購械的命令，規定：所有各省軍械，應由中央政府收回，承認給價，以歸劃一；江蘇福建湖南貴州等省均持有購運軍械護照，通知

稅務機關，一律扣留，由陸軍部稅務處核辦。這一命令，旨在防制民黨的購械以充足實力。先生對此，認為未盡妥當。先生乃電國務院請予修改，其中有云：

「……各省購械情形，雖有不同，要與非因地方秩序未復，土匪蠢動，宗社黨到處煽惑，軍械不容缺乏之故。且各省經濟困難，百計羅掘，僅能購得此數，良非易易；若逕一律收回，電關扣留，似與目前情形，諸多窒礙；且恐因此遂釀他變。……前曾擬具特別護照，商由唐總理轉溫交涉使，與滬稅司交涉免稅，實欲就已購之械，分別准駁，而將來亦可藉以稽查約束，免致濫購。現各省紛紛來領此項護照者已屬不少。今准來電又忽與前項辦法，事出兩歧，似亦有所未妥。擬請貴院，仍將前令變通，凡在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各省購軍械，無論已未到關，凡持有本府護照者，應請稅司一律免稅放行；一面通電各處，此後不得再由各省自行訂購，以歸劃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新法令）

由此，可知先生對於民黨利益顧慮週詳，他是以前政府過去的作用和各省的需要來做着眼點，請作合理的修正，辭雖不嚴，而義實甚正，其處事的態度常如此。然北京政府對留守府之財政上的控制，依然十分嚴格，分文未發。先生曾發電云：「二日內倘無款救寧，大亂立致，與才薄能鮮，支持至今，實已才盡力竭」。是不啻一最後之警告，因有熊希齡的南京之行，協議撥現銀百

萬元，鈔票百萬元，但未能撥足，仍未能解決留守府財政上之困難。為此問題，雙方來往電報，不免有責難之意，而袁系政客，竟攻訐先生，甚至公然提出撤消留守府的主張，袁世凱之陰謀益顯，而先生處境益為困難了。

五月十二日，南京軍界組織同袍社，公推先生為社長，王軍長芝祥為副社長，陳師長懋烈為庶務部長；這是另一個團結南京軍界的組織，是先生去職的最後準備。翌日，先生即電袁世凱，辭去南京留守，並陳述編遣的經過，電文中有一段話：

「興賦性愚拙，罔知矯飾，凡自力量所能為，無論如何艱苦困難，非所敢辭。十餘年來，矢志如此。今茲所請，非敢自圖暇逸，蓋為國家制度計，統一政府既經成立，斷不可以南京一隅，長留此種特立之機關，以破國家統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內憂，因以乘隙而起，甚非與愛國之本心也。」（見民元五月九日民立報）

由此，可知先生之辭職，仍是愛護國家的動機。關於先生之辭去南京留守，袁世凱目的已達，內心自然非常歡喜，但是表面上還要假惺惺的做作一番，要陸軍部次長蔣作賓赴寧慰留，可是黨人對先生之辭職，頗多異見，尤以譚人鳳為最激烈。譚雪鬆親至南京，責先生以大義說：

「閣員去職，復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忍放棄責任，博功成身退之虛名！」（牌詞）

先生乃以經費困難的實際情形告知石屏老人

。他真是一個為黨為國家體制的熱心人，親自跑到北平去見袁世凱力爭，袁僞稱：大局甫定，極思借重，留守府並無裁撤之意，業已慰留先生，譚氏責以：既誠慰留，即應代為解困！袁裝作一副窮相，蹙額云：庫空無可如何。實則袁之所謂庫空，大半為謊言，袁曾以一百萬元賄買柏文蔚，這種謊言，完全是壓迫先生去職的藉口。過了兩天，袁召見譚人鳳，謂克強之辭呈又至，辭意堅決，不便強其所難，只得成其高尚之志。譚氏至此，更加認識袁世凱之奸詐，深悔多此一行。願先生雖辭留守府職，對國事的關切，依然極深，他向來主張國民捐，代替向外國借款，聞袁世凱將借鉅額外款，通電竭力反對，詞意嚴峻，對袁世凱承認外人監督財政監督軍隊，指責更為嚴厲。六月四日，袁世凱准先生辭職。十四日，先生交代留守府職務，暫居上海。先生離職時，發表告別南京將士及各界書，仍殷殷以愛國、保民、服從軍紀為勗勉，仁人愛國之深，由此可知。

洞悉袁世凱的奸謀

黃克強先生既至上海，不久孫先生亦自廣州北來，上海各界乃開歡迎孫黃大會於張園，孫先生因事未能出席，由先生代表。先生發表演說，仍主張募國民捐以代外債。他說：

「鄙人自被推任南京留守以來，無日不以民國為憂。今日雖已推倒滿清政府，而障礙之物尚多……目下最要問題，即是財政與內閣問題。政府既借外債，不願後患，但是稍有知識者，無不知外債之可畏。且外國資本

團，即欲因此而監督我財政。我國民欲圖挽救之策，必先從事於國民捐，鄙人在南京時曾先提倡，想我熱心愛國之士亦必樂為贊助，……即有識之北方人，亦皆贊同此舉。……至內閣問題為目下最重要者。唐氏此行，雖未得究其真相，而要為他黨所傾軋，故惘惘然去位無疑也。革命流血，推倒滿廷，我雖不敢自誇為大功，而亦可告無罪於天下。組織內閣，當政治洽合者，方可福國家。以今日之現象觀之，非政見相爭，實以黨名相爭，前途非常危險。而今日之內閣，若不速為解決，我恐非驢非馬將繼續出現，民國之危，甚於累卵。……」(元六月二十四日民立報)

同月三十日，中國同盟會上海支部開夏季常會，邀請孫先生出席，孫生也因他事不克蒞會，請先生代表出席，發表演說云：

「中華民國成立已半年，而一切未能就緒，其原因在於政黨未能確立。今日內閣風潮，實非好現象，如何辦法，實政黨一大問題。前次本黨專致力於破壞事業，後革命成功，於南京大會始決議改為政黨。夫政黨者，以政為黨，非以黨為政也。本黨成立與他黨異。中山先生倡三大主義，其特注重者為平均地權。本黨對於社會，亦甚出力，全體一致，此乃本黨之特色，可以謂之黨風。本黨性質與民權黨無別。凡此特色，本黨須發揮出來。民生主義，孫先生曾屢次演說，惟外間尚未明瞭。以世界大勢觀之，社會革命，

岌岌不可終日，吾人此次革命，即根據社會革命而來。民生主義，繁博廣大，而其要則平均地權。……他人見吾黨持社會主義羣相驚訝，不知吾人於建國之初，不先鞏固國基，即難以立國。故吾黨員極宜注意此點，宏其黨風。而欲宏黨風，須有包含一切之容量，他黨之攻吾者，雖含種種疾忌，而不好之點，吾人亦當引以為戒，……成一個最大之政黨，於攻擊風潮中，特立不移，造成一種黨德。故吾黨……以後當純帶一種建設性質。欲言建設，當得人才；欲得人才，當興教育，……先在上海設立一宏大學校，教育本會會員，養成法政人才，然後各地再依次增設，漸漸忍耐進行，則本黨人材自給。……

本黨自當多設言論機關，發揮政黨。二者之外，其最要者為設調查專部，調查部之性質，是國家大事，均歸調查，而各地分部可以限調查之責，然欲調查之完美，必先養成調查之人才，故本黨宜集中學以上意氣堅卓之人才，授以簡單之學科，使分赴各地而得其真相。……今日政治中心雖在北京，而實在長江流域，故本機關部之責甚重。……」(民元七月一日上海太平洋報)

我們從上面兩篇演說中，可以知道先生憂時憂國之深，而這些問題之解決，有賴於同盟會之改進來負此責任。他對同盟會此後工作之進行，提出具體的新觀念、新辦法和新的工作方針，而依然認為中部尤其是上海為同盟會工作的重心所在，那便是先生對袁世凱的違法行為，已作制裁

的準備了。袁世凱一腦子帝王思想，只知施行其謊詐與破壞法紀的手段，毫無為國家奠民主法治政治的觀念，先生曾以華盛頓期許之，那真是對牛彈琴；先生對大借款與唐內閣危機的看法，完全正確。袁世凱不經內閣而直接以偷天換日的方方法，瞞過國會，唐紹儀憤而辭職，府會之間造成摩擦，其由趙秉鈞繼任內閣，那就變成袁世凱的私人內閣了。宋教仁被刺案，就是袁世凱與趙秉鈞聯合犯法的「傑作」。

同盟會自革命組織而為革命政府的執政黨，一般無聊政客及政治混混，都設法加入，分子複雜，風紀敗壞，內部組織紊亂，意見龐雜，有各行其是者，如章太炎之創設中華民國聯合會，孫武之創設民社，都是依附黎元洪，而與同盟相敵對。其下也者，有冒充同盟會敲詐者，有假名領錢者，於是潔身自好之會員，頗有引而他去者。由此，可知先生對上海同盟支部的演說是有所指而發的一篇重振同盟會的宣言。會袁世凱在實行正式國會選舉之前，結合許多無聊政客組成小黨派，意願與同盟會在選舉場上一決勝負。宋教仁見此情況，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協商合併，以與袁系政客相抗衡，在北京安慶會館開籌備會議，隨開同盟會全體職員會議，籌設一般性之政黨。先生對此表示同意，乃與孫先生以同盟會總理與協理的資格，對各支部發表通告，徵求同意。孫先生對此，本不同意，其所發表通告者，完全是尊重先生的意見。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裝模做樣的禮賢

下士，凡有功於國家或有聲望於當時的，都設法拉攏，或邀請入京，或就地聯絡，企圖爲他所利用，如對柏文蔚的賄買，對蔡鍔等的邀請，都是例子。孫先生是革命運動的創始者和推行者，先生則爲孫先生的左右手，袁世凱早已邀請他們入京，而且都已得到同意。先生卸任南京留守後的不久，袁世凱即囑江蘇都督速駕，七月中又派蔣作賓專程迎接。但是，那個時候，湖北重要黨人張振武（本書另有專傳），被袁世凱利用黎元洪與張振武的私仇，加以殺害，消息傳播，全國譁然。先生乃以患有腳氣病的理由，以緩期北上爲辭。適孫先生到滬，袁世凱又派代表二人至滬迎迓。但是各方同志都以袁世凱居心叵測，孫先生與先生不宜輕入重地，吳敬恆與蔡元培反對尤力。但是孫先生始終主張以誠意感格袁世凱，不可失信。於各方意見折衷的結果，「孫行黃止」，時先生正患喉病，事實上也不能成行。

孫先生乃於八月十八日赴京，與袁世凱談鐵路建設，外交政策與實業發展諸問題。據說袁世凱對孫先生的印象是迂遠而不切實際，故未予監視。實則孫先生此去，一方面是要看看袁世凱對民國的擁護，到底有沒有誠意？一方面要看看所謂同盟會與各小黨合作而改組爲國民黨，到底對國事有沒有貢獻？而另一方面則乘機遊歷北方各省，散布革命種子，團結舊有黨人，孫先生豈是袁世凱所能了解的革命偉人！國民黨改組完成，孫先生與先生等九人當選爲理事，胡漢民柏文蔚等二十九人當選爲參議，理事會並推孫先生爲理事長。孫先生鑒於新組織分子複雜，魚龍混處，

料其不能發揮革命的功能，故未就理事長職而交由宋教仁代理，宋教仁便是主張改組同盟會最力的人。

經張振武案的往復辨難後，袁世凱對先生態度益恭，曾公開推崇先生云：「克強先生奔走國事數十年，共和告成，亟謀統一，取消留守，功成身退，日夜望中央政府臻於鞏固，……其光明磊落，一片血誠，中外咸知，人天同感。」（民國八月三十日民立報）

先生鑒於袁世凱態度如此，而孫先生亦來電請先生北上，有「自弟到此以來，大消南北方之意見，兄當速到，則南方風潮亦止息，統一當有圓滿之結果，千萬來此一行，然後赴湘，幸甚幸甚」等語，先生得孫先生電，乃於九月五日北上，隨行者有李書城等十餘人。九日至天津，接受天津同盟會支部的歡迎，以「共和之真義」爲題，發表演說，中有「共和」二字乃理想中的空名詞，欲達成真共和，尚須人民的實力。」誠一針見血之論。先生留京二十六日，與袁世凱洽談數次，袁世凱以陸軍上將授先生，先生力辭不受。在京期間，參加各種會議與歡迎，接見各方賓客及外交使節，日無暇晷。

孫先生與先生和袁世凱多次洽談的結果，成立八項協議，並得黎元洪之同意，由總統府祕書廳公布，當時稱之爲孫黃袁黎八大政策，其內容如下：

- (一) 立國採統一制度；
- (二) 主持是非善惡之眞公道，以正民俗；
- (三) 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

(四) 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

(五) 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着手於農、林、工、商；

(六) 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地方情形，採取地方分權主義；

(七) 迅速整理財政；

(八) 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爲承認之根本。

從這八項內容來看，可知建國的原則多數是孫先生和先生的主張，但第一條第六條及第八條等則顯然是袁世凱利用孫先生與先生的力量，企圖安定其政府。其後，袁世凱又與先生單獨成立四項協議，作爲八大政策的實施。四項協議之內容如下：

(一) 實行統一，各省軍政府尚未取消者，電飭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員分赴各省調查情形；軍務、財政、外交、交通各司長，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隸於中央各部，以期統一；

(二) 整頓海陸軍，擬籌集的款，速組織陸軍大學，並組織海軍學校，飭派海陸軍部選派人員，赴各國考察；

(三) 興辦鐵路，已歸孫中山先生辦理，請黃君担任開礦事宜，於北京南京兩處，建設鋼鐵工廠，以能達到全國軍械皆出於自造之目的；

(四) 資助國民，組織實業銀行，農林、工、

商、諸事，官督商辦，以救政府以及之患。

從四項協定來看，一、二兩項，仍是袁世凱利用先生以鞏固其政府的用意。其時唐內閣與袁世凱之間，因大借款問題，未照法定手續辦理，已無轉圜餘地，袁世凱意欲以其心腹趙秉鈞為總理，深恐同盟會籍的參議員不同意，先與孫先生商議，孫先生推介先生，袁不同意，孫先生再推宋教仁，袁亦不同意，乃與先生商議，先生乃向國

民黨本部提出折衷建議：(一)總理人選，可遵袁意；(二)總理與閣員必須加入國民黨。於是袁世凱提趙秉鈞任總理，趙即加入國民黨，但閣員之加入國民黨頗有持異議者，如范源廉與周學熙是。按趙秉鈞就是後來執行袁世凱的主張，為暗殺宋教仁之主唆犯。由此，可知先生以君子風度，誤信袁世凱對協議各條具有誠意，而不知袁世凱處處在利用先生，以達其擅權專政之目的，奠定其帝制自為的基礎，如先生者真可謂君子可欺以

方了其。袁世凱未能利用孫先生以達到他內閣總理任用私人之目的，孫先生之識見，畢竟高出先生，此其明證。十月六日，先生離京，取道津浦鐵路與滬寧鐵路，十一日返抵上海。袁世凱原以十日以大勳位授先生，先生亦力辭不受。在滬留至二月五日，乘船返湘，三十一日始達，湘督譚延闓親至江岸歡迎。先生自革命案發離湘後，始終奔走革命，至此始歸，湘中父老與青年子弟之熱烈歡迎，盛況可謂空前。(未完)

談戴笠將軍的又一名著

中外文庫 海天咸舊錄 之十九

喬家才著 定價肆拾圓

喬家才先生從事情報工作多年，他和戴笠將軍是黃埔軍校的同期同學，後來又作了戴笠將軍極親密的戰鬥夥伴，本書是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之後又一追懷戴笠將軍最富代表性的傑作：要目有：「戴笠將軍策反奇勳」「戴笠將軍的人情味」「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黃埔當年鐵與血」「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考城戴秋陽」「西安事變外一章」「五百完人史詩三篇」「楊立奎獨力鬥學聯」等十餘萬言，內容精彩，百讀不厭，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